

《你的腦袋裡有蟲嗎？》摘錄

飛過冬季的海

「離開群居，彷彿世間所有的緣分與糾葛，都煙消雲散。就如有天，雌燕也會離開燕群，獨自墜落於某片海。」

春末。

雌燕第二次失了伴侶歸來。

牠朝窩裡探頭，確定昨日剛孵的蛋還在。蛋的外殼爬著隱約的裂痕，透著光源，似乎還可見到殼裡的薄膜。鳥窩昏暗，唯有在夕陽反射的光下才看得清裂痕。那是牠昨日孵蛋時發現的。

窩裡還剩兩顆蛋，相互依偎，是牠僅存的孩子。雌燕雖然產過幾窩的蛋，可惜都沒有順利孵化；即使孵化了，也沒能活下來。

這回遷徙，雌燕感覺自己的體力變差了。

好不容易撐過那片海峽，找到當初落腳的屋簷，生下了蛋，蛋殼卻變薄了。自知大限就在不久的將來，有可能年末的南遷，牠就飛不過那片海峽了；抑或是，牠連這最後的蛋也孵不出來。這大概是牠唯一、最後的機會的。

站在田中電線上的是雌燕第三任的丈夫。

第一任丈夫在越過海峽時被鷹叼了，雌燕在燕群裡等待丈夫歸來，直到下個春天來臨，牠也知道丈夫不會再回來了。第二任丈夫大牠近十歲，彼此喪偶，可幸福沒有長久，隔年南遷時，丈夫沒飛過那片海峽。

雌燕至今仍記得丈夫跌落海的模樣；明明是如此用力振翅，卻敵不過死亡的召喚，墜進汪洋裡。

一波浪花激起，便再也不見蹤影。

此時，轟隆隆的機車聲響起，朝著雌燕的方向靠近。

機車破掉的排煙管催出黑煙，行進的方向都是烏煙瘴氣的。那是川崎 B1-125，舊式的檔車後座綁著一個藍色置物箱，箱底破了大洞，是用廢棄的鋁罐磨平，補上的。油漆已經粉化，機車主人下車時腳往後跨，但腳抬得不夠高，褲管沾上了藍色的漆。

那是阿天哥。

雌燕與阿天哥相處的日子，比任何一任丈夫都還長。

阿天哥進屋前總會先停下腳步，佝僂的背上扛著鋤頭，走上屋前的兩階梯後將鋤頭放在梁柱旁，然後朝雌燕的窩看了一眼。進屋，大力甩上門板，故意震落屋簷上的土灰。

雌燕縮進窩裡，蹲回蛋的上方，才感覺到蛋有些失溫。牠發出微弱而不清楚的鳴叫，想把電線上站崗的丈夫喚回。

阿天哥進屋後又開始摔東摔西，製造尖銳的聲響，擺明了要驅離簷下的家燕。

雌燕顫顫巍巍，翅膀脫落下稀疏的毛，棉絮飛出燕窩外。丈夫是直到了蛋的溫度回暖後，才又出了門，飛出牠們落腳的田中屋，朝著村頭飛去。雌燕知道丈夫要去哪裡。雖不如第一任丈夫的如膠似漆，也不如第二任丈夫的老練熟成，但以新手丈夫來說，第三任丈夫對牠這體衰力退的雌燕，已經很照顧了。

田中屋坐落在水田中央，附近是一片結實累累的稻穗，春末，適逢附近農家一期稻作的收割期，屆時來自四面八方的蟲鳥都等著這場饗宴。尤其是阿天哥的水田，每到黃昏，蚊蟲最多；對雌燕來說，源源不絕的蚊蟲能讓雛鳥更無憂長大。

牠們最大的天敵是阿天哥。

阿天哥的房子沒有油漆，凹凸不平的牆面是用土塊堆砌而成，跟家燕銜泥而築的窩有些像。室內空間侷促，逼仄的方寸中擺著簡單家具。木板床貼著有窗的牆面，上頭鋪著一張竹蓆，皺巴巴的被子被隨意扔在上頭。衣櫥塞在床尾與牆的縫隙中，櫥櫃門板上有一面長鏡，貼著紅紙。紅紙褪色，隱約露出下方歷經風霜而字體殘缺的一個喜字。木桌最靠近門，桌面放著凌亂的電話本，壓在上頭的電話，長年未曾響起過。

阿天哥最討厭雌燕站在窗邊盯著他，用辣椒水噴了雌燕幾回。

雌燕也不喜歡與阿天哥照面。但屋內沒有椅子，唯一勉強可承受阿天哥重量的矮凳就放在屋簷下，靠著樑。矮凳四腳雖是實木，可白蟻肆虐，已經被啃出密密麻麻的小洞。阿天哥噴死鑿洞的白蟻後，用撿來的幾塊木頭拼湊成腳，麻繩纏繞打成死結，勉強修補。

阿天哥不搗弄燕窩時，便坐在矮凳上環顧著周圍的水田。

田埂外有一座抽水馬達，從水源區抽來大量的水，順著被築起的河堤奔流；尤其是豐水期，那水是源源不絕的。水流過村尾的農田，沿著村子外圍繞成一圈，最後從村頭的樹頭伯公流出村子。阿天哥的田就在村頭，每天插完門前那炷天公爐的香後，手裡會剩兩支香；一支給樹頭伯公，一支給樹頭伯公旁那座乾淨無草

的墳。

在雌燕的記憶中，這是阿天哥十年來的信仰，或許更久。

屋內沒甚麼東西可摔，阿天哥製造幾回乒乓的聲響後，索性拿著栓門的木棍朝家燕走去。雌燕盯著木棍的圓頭上殘留的蛋黃液，心有餘悸，飛出了窩，不斷在廊簷外徘徊。

牠不願飛離，想守著窩裡倖存的蛋。

因為體力衰退，雌燕這胎只下三顆蛋。算算日子，到下一回秋末南遷還有近半年的時間，本該是繁殖旺季，可雌燕蹲了數天，還是只下了三顆蛋。新手丈夫一直以為雌燕腹部裡還有更多，又多等了數日，才難掩失落。

阿天哥木棍上的蛋黃液，就是雌燕剛生下蛋那天被搗毀的蛋。

阿天哥再度靠近，雌燕數次飛回窩緣想振翅嚇阻，呼叫未歸的丈夫。叫聲嘶啞，抵不過木棍敲擊樑柱的乒乓聲。退化的體力，吞嚥了雌燕求救的力氣，牠只能不斷擺動翅膀，分散阿天哥的注意。

阿天哥對著雌燕瞠目，舉起木棍揮向雌燕。

雌燕不得不撤守片刻，轉身卻看見，木棍正敲擊著窩緣，土塊崩落……

丈夫終於回來了。

但雄燕的身形沒比雌燕大多少，只是年輕的丈夫比雌燕還有體力在半空盤旋。雌燕又飛了過來，與丈夫一左一右在阿天哥的頭頂上拍動翅膀。振翅間，雌燕稀疏的羽毛連同丈夫拉的屎，落在阿天哥的鼻頭上。

阿天哥憤怒地抹掉臉上的屎，框啣一聲丟下木棍，凶器順著階梯往水田滾去，泡入泥水裡。

夜裡，原本黏在木棍上數日的蛋黃液終於浮上水面。

凝固的蛋液，化進水裡，順著水流繞到樹頭伯公前，最後流出村子。



一期稻收割前的農暇，雌燕與阿天哥對視的時間變多了。

此時的水田已經呈現金黃，田壟間野生的玄參科、石竹科，還有野莓都是盛開的景象。

田中的外來物很多，生物的本能會告知危險。每當烏甜仔結了成串的野果時，綠繡眼會飛下挑食，牠本懂得挑黑果來吃，卻總慌忙地咬了一串綠果就逃。草叢中竄出鶇鶇，膽小慌張的性格一見天光就嚇得四處亂竄，從這壠飛奔到另一壠去。

原來是阿天哥又來了。

阿天哥見一隻抓一隻，光天化日下就用陷阱抓了數隻綠繡眼和鶇鶇。

家燕有身為候鳥的自覺，也有生理上的本能。牠們都知曉此處不歡迎牠們，自歸來後，雌燕負責修繕舊巢，丈夫日日往村裡飛去，為了尋找更好的庇護之所。

牠們力戰阿天哥那夜後，雄燕在屋簷附近的電線杆上立了許久，不願也不敢進燕窩裡休息。隔日清晨，雌燕終於按著雄燕帶來的訊息，去了村裡一趟。村裡人不多，地也不大，雌燕南遷北徙近十年，也算是燕群裡的老人了。牠當然也是最清楚村裡的一切，丈夫要牠去看的移居處所，牠是再熟悉不過的那裡。

說到底，雌燕與阿天哥還是同一年搬來這田中屋的。

阿天哥早年住在村尾水源頭的夥房裡，客家人節儉，也最注重名聲和人丁。水源夥房是村裡最富有的人家，牆面長年貼著紅榜單，屋內金光閃亮聞名。燕群裡，能住在水源夥房屋簷下的也都是大家族。目前水源夥房下最大的燕群已經傳有四代子孫，燕窩一個挨著一個，併排在樑上。

雄燕也想把窩搬來水源夥房下，可徘徊多日仍未打定主意，也許是顧忌著雌燕體衰，或是雛鳥還未破蛋吧。

雌燕立在水源夥房外的枝頭上，並不想靠近。

本能的記憶讓牠直覺，這裡依舊是個危險的地方。

雌燕生於水源夥房，第一任丈夫也是。牠們生於春末，在那年秋初結為伴侶，雛鳥出生隔日，夥房大火，熊熊的火焰燒了整夜，除了雌燕和丈夫僥倖逃了出來，那年新結伴的、剛降生的，連牠們嗷嗷待哺的幼鳥全被大火吞滅。

與第二任丈夫同行後，雌燕也嘗試過要搬回夥房。

大火後七年，火燒的痕跡已經被重新粉刷的漆蓋過，牆上再度貼滿紅榜，屋內佛堂花果香四溢。小村篤信風水，喜燕築窩，加上水田良田環繞，燕群喜食蚊蟲，被視為益鳥。水源夥房更是如此，人丁興旺，燕窩成為家宅安寧的象徵。住在屋內的人出入規律，不吵不鬧，更不會趕走築窩的燕群；即使偶而有燕飛進屋內，也不見有人驅趕。可雌燕與第二任丈夫歸來後，停留在夥房簷下的那個夏日，雛鳥破蛋即夭折，沒一個熬過凜冬的。

為了避開阿天哥的侵擾，雌燕無處可去，只能與第二任丈夫移居到無人居住的破屋下。破屋旁一樣是水田，可地盤歸麻雀，麻雀成群又吵雜，老是群結隊。雌燕在麻雀那吃了不少虧，甚至讓了兩次窩。

最後還是只能回到阿天哥的屋簷下。

稻穗收成，來自於各方的侵擾眾多；可很奇怪，在他的田裡，任何生物都造次不起來。

阿天哥討厭動物，驅趕動物就是他的日常。

這會，又有一條不知死活的蛇爬上阿天哥的廊，還未探清環境，就被他設的陷阱給抓了。蛇纏著阿天哥的手臂掙扎，老人的動作不如往年迅速，一度讓蛇掙脫，又在台階上的另一個陷阱裡抓回。走進屋前，阿天哥又冷眼看了雌燕。解決完蛇之後，阿天哥走回廊下，從挖洞的牆角裡抽出捕鼠籠，抓出一隻碩大的鼠，將鼠頭往樑柱砸去，力道不夠，砸了三回鼠頭才徹底爛透。

雌燕嚇得不敢動，深怕不小心抖下的羽毛會激怒他。

阿天哥接著連蒼蠅都不放過，在門口黏著一排捕蠅紙，一個上午下來，紙上黏滿一層黑壓壓的蒼蠅。本來還看得見掙扎跳動的觸鬚，已經一片死寂。

燕的天敵都被阿天哥清除得差不多，所以說阿天哥是家燕唯一、是最大的天敵。

阿天哥點起香，卻比往日三炷清香多許多，一口氣幾乎用光鐵盒裡所剩的香，隨後朝著燕窩逐步接近。

煙很快竄過屋簷窄小的縫隙，瀰漫在整個燕窩裡。

雄燕又去了水源夥房，剩下雌燕。

牠不顧自己，鑽進燕窩裡，將蛋踢往另一側，想讓蛋盡可能遠離濃煙。但牆面越來越灼熱，白煙幾乎覆蓋了雌燕的視線。雌燕振翅，想將濃煙拍出去，眼見最靠牆的那顆蛋變了色，牠哀號出聲，記憶裡的那場大火彷彿又回到眼前——

夜裡突如其來的爭吵伴隨著婦女的尖叫聲，打破了寧靜。片刻後，來來往往的人提著水桶跑來，將水往火堆裡倒，往屋簷下的燕窩噴去。

燕窩是土塊，碰了水就化，原本堅固的窩成了崩落在地的土塊。

雌燕與第一任丈夫在火焰四周往返，只能揮著翅發出噉噉的高音，那也是雌燕一生中發過最高亢的叫聲。可無奈直到火勢得控後，除了雌燕與丈夫，牠沒再見到一隻燕從水火中飛出。

剩下零星的火苗時，簷下的燕窩已盡數被燒壞沖毀，一隻隻焦黑又浸濕的雛鳥掉落在地面，參差不齊的毛泡在水灘裡，任憑著來去的人踩上無數個腳印。

雌燕發出哀號般的長鳴，只有牠知道，自己已用盡一生的聲音。

同樣用盡聲音吶喊的，還有他。

幾乎燒盡的屋內，阿天哥抱著斷了氣的妻，不忍搖晃，哭聲短促而急，細弱而遠……

從那之後，阿天哥也沒了聲音，不再說話。

那便是雌燕第一次看見阿天哥。

阿天哥與妻無子，繼承不了夥房家業，大火後，也就被趕出了夥房。當然還有另一層因素，與他倆的婚姻名分有關。他無處可去，便重新打理這間位於田中的破屋，據說是阿天哥與妻新婚時為了逃離夥房眾人閒言碎語而暫居的小屋，後來不知怎麼地，又搬回了夥房。重新再回到田中屋後，阿天哥將原本的旱地，引成了水田；從破瓦斷垣，到如今能勉強遮風避雨的土角厝。



阿天哥在樹頭伯公旁替妻立了墳，卻遲遲沒替墳刻上字碑，他只是日復一日將墳上長出的新芽拔除，然後驅趕任何靠近墳的生物。

水田趕在那年二期秧苗結束前播了種。有了作物的水田吸引更多蚊蟲蛇鼠，當然也包含天上飛的。

夜裡，是夜鷹占地為王，拉著尖銳的嗓子叫得又長又急，展翅從阿天哥的頭頂掠過時，叫聲也跟著盤旋。夜幕中一道黑影閃逝，便能將半空的蚊蟲捕食。阿天哥在水田邊架起一張隱沒在暝色裡的黑網，可落網的只有麻雀和斑鳩。他沒有放棄，在水田四周做了無數個陷阱，夜鶯行走蹣跚慵懶，總能抓到幾隻。

一樣晝伏夜出的還有領角鴞，最常鬼鬼祟祟出沒在水田後那片樹林邊。領角鴞的隱蔽性很好，本是不容易察覺的，可一旦被其他鳥發現，便會被鳥群欺負騷擾，這動靜就大了。阿天哥一樣做了陷阱抓過幾隻。

水田本不大，可四周沒有光害也沒有邊際，讓人以為是遼闊的。就在這偌大的夜裡，竟能悄然無聲。

縮在燕窩裡的雌燕正重新修補被阿天哥燻毀的牆面，最靠牆的那顆蛋果然已經無效，雌燕只能將發臭的蛋踢下窩。

靜謐中，蛋殼碎裂在水泥地上的聲音格外清脆。

雄燕在蛋液上徘徊片刻便離去，不敢多留。

雌燕回到燕窩裡，重新挪好空間，扭扭脖子、理理碎毛，黑瞳裡反射著剩下的那顆蛋。牠不得不準備趕在秋日來之前，再下新的蛋。雖然機會不大。可牠得隨時準備著。一如當年受祝融毀壞的水源夥房，在隔年便恢復往昔榮耀，延續著傳聞中的金碧輝煌。同年夏日，新的一批家燕歸巢，又選定了夥房簷下的好地理，築了新窩，繁衍後世。

彷彿那夜的大火，那次陰陽相隔，那段刻骨銘心都不曾存在。

雌燕只能一年年下新的蛋，尋找更適合的處所。失敗幾回後，雌燕打消了築新窩的念頭，又再回到田中屋。時隔一年再見阿天哥，似乎又老了許多，只有那墳頭被打理得如同新墓般，半點雜草和蟲鳥入侵的痕跡都沒有。便是從那時開始，雌燕每每春末歸來，都會依著本能找到這田中屋；縱使阿天哥一趕再趕，雌燕往返多年仍不忘回來，重新修補被搗弄的舊窩。

如阿天哥日復一日守護著墳，讓自己與墳中的妻，一同靜止在時間裡。

確實沒有甚麼地方比這裡，還要安靜的了。雌燕說服自己，也說服每一任的丈夫。

又一日的清晨，阿天哥騎上他老舊的川崎 B1-125。

雌燕埋頭整窩，丈夫啣來新的土，將燻壞的洞補上。窩裡空間不大，雌燕讓出空間，生怕擠到角落的蛋。動作都是小心翼翼的。雌燕將黏在窩裡的大便咬到外面丟棄，來回忙碌著。

這時，田埂上出現一道尖銳的煞車聲，嘎然而止的引擎連人帶車摔進了田中，阿天哥連個呼救的聲音也沒有。



雌燕啣出最後一顆蛋時，雄燕就在簷緣邊走動，焦慮又不安。

自從阿天哥摔進田中那日起算，蛋的孵化延遲了一周，隱約嗅得到發臭，雌燕只能將蛋啣出燕窩，鋪上新的乾草，等待下一個週期。

沒有阿天哥，水田的引水被人截斷，又變成了旱田。來不及收割的作物開始腐爛，先是引來不少蚊蟲蛇鼠，又來了整群麻雀。麻雀騷擾燕窩，雄燕跟數隻麻雀在屋簷下纏成一團，麻雀上下翻飛，將原本修補好的燕窩啄出蜂窩似的坑洞。

本想靜心等待週期的雌燕不得不加入戰局。

雄燕雖然年輕，但寡不敵眾，被打得落翅逃離。

直到黃昏，麻雀終於罷休，群飛離去。

稻秧腐爛後，又經過幾回雨水淹沒和烈日曝曬，反覆下來，旱田裡幾乎沒有長青的作物了。

白日裡，綠繡眼和鷓鴣不來了，夜裡也不見夜鷹和領角鴉。

只剩屋簷下還在來回唧泥修補燕窩的雌燕和雄燕。

某個黎明，雌燕發現鸞鵲鳥在田中屋唯一的窗外撲食蚊蠅，翅膀搗打在窗格的竹條上。是隻雌鳥。唯有一隻雌鳥，雄鳥還未見蹤跡。依照往年，雄鳥是會比雌鳥慢上十天半個月，但既然鸞鵲鳥來了，表示入秋了。

雌燕知道自己又該啟程了。

自唧出蛋後，雌燕終究沒生下新的一窩蛋。

年輕的丈夫有些不耐，可牠沒有棄偶，還是得跟雌燕一同啟程；至於會不會在來年春末同行回到這田中屋，便未可知了。

雌燕似乎有預感，催人離去的季節永遠也不會停止。

啟程那日，雌燕最後一次看見阿天哥。

阿天哥撐著拐杖跛著腳，臉上的肉被削去大塊還未復原，皮膚的傷口化著膿，有些難以癒合。結痂上不停有擾人的蒼蠅肆虐著，可阿天哥似乎不太在意，沒有伸手驅趕，只是專注刻著懷裡的碑。

阿天哥終於替墳立了碑。

寫上陳大孺人¹，也替自己寫上名——陳阿天。

半空中飛過一群比肩而行的家燕。

雌燕拍翅而起，與丈夫一起飛進燕群裡，又再一次南遷了。牠最後望了眼阿天哥，阿天哥也抬起頭，透著夕陽的光望向了牠。

雌燕記得阿天哥那壓抑著悲傷和憤怒的眼神，就如大火那晚，他抱著已經死

¹ 南部客家人對已出嫁之往生婦女於墓碑上所用之尊稱，並以娘家原姓為稱。

去的妻，沒有任何哀求。夜幕寂靜無聲，誰又知道大火前，在金碧輝煌的屋裡曾有一番爭論。阿天哥的妻被人趕出家門，理由是她無子，與她的姓。隨後有人翻倒廳下祭祀的紅燭，大火一發不可收拾，阿天哥的妻本以逃出，卻又回頭，救出一開始將她趕出家門的女主人。

焦黑的夥房前，站著一排阿天哥的叔伯阿哥們，沒人真正送行他們，也沒人挽留。

離開群居，彷彿世間所有的緣分與糾葛，都煙消雲散。

就如有天，雌燕也會離開燕群，獨自墜落於某片海。

雌燕從阿天哥的眼眸中，彷彿看見了一群燕，還有自己；牠再次從阿天哥面前俯身飛過，盤旋片刻，才又沒入燕群。

秋末。